

南 行 五 千 里

展 潮 著



武 漢 通 俗 圖 書 出 版 社

南行五千里

定價二千四百元

作者 展

出版者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
漢口中山大道一二〇九號

總經理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漢口黃興路二五號

★版權所有★

出版編號：50

1951年2月初版(1—10,000)

目次

南行五千里·····	一
江西農村小景·····	一〇
十月一日在前線·····	一六
追擊線上·····	二〇
雲南的春天·····	三三
毛主席和我們阿西濮在一起·····	四二
附錄：	
解放石景山的英雄們·····	四七

南行五千里

一九四九年八月，接受隨軍解放華南和西南的光榮任務，我們懷着興奮的心情，告別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沿着津浦、滬寧、滬杭甬、浙贛四大鐵路線前進。到了第一個目的地南昌時，大軍正繼續南進，我們便趕到吉安，以這裏爲起點，追趕部隊去了。

這段行程一共是五千三百里。如果在歐洲走，等於橫跨三十個魯森堡，六個比利時，兩個半法國。可是翻開我國地圖一看，却祇是小小的一段路，我們可愛的祖國是多麼遼闊廣大啊！

我在五千里的行程中，尋找到一些新中國的歷史踪跡。我興奮、同時也深感自己文筆的笨拙，記不下這偉大時代印象的萬一！

一、葉挺將軍的詩

當我們從寧、滬、杭這塊解放不久，在人民的政權下逐漸蘇息過來的三角地

帶，匆匆地走過的時候，我記起了一首詩：

『霧裏美人雲裏山，

憑崖勒馬往前看。

層峯直上三千丈，

出峽蛟龍幾時還？』

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前身的新四軍（抗日戰爭期間），忍痛北撤路過黃山時，故葉挺將軍與錢俊瑞同志共同題的一首詩。當時，國民黨匪幫節節敗退，坐讓富饒的江南盡淪於日本帝國主義手中。我們英勇的新四軍深入敵後，直逼寧滬杭日寇心腹地帶，大大地振奮了江南人民。但殘民成性的蔣介石匪幫，原想藉日本帝國主義之手，消滅新四軍。豈料這支人民武裝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且在鬥爭中日益壯大了。於是蔣匪便假『軍令』『政令』，強迫新四軍北撤。中國共產黨爲了顧全大局，忍痛讓這支人民武裝暫時退出江南；蔣匪則在我軍北撤途中，與日本帝國主義互相策應，製造了震動全國的『茂林慘案』。這是中外皆知的史實。

雖然如此，江南人民並沒有被反動派嚇退。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一直堅持鬥爭。終於配合解放軍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了，最後並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石蔣家朝廷，也連根拔掉了。今日江南解放了，寧滬杭解放了。讓我們在葉挺將軍的詩末加上一個註脚吧：

『出峽蛟龍今日還』。

二、方志敏同志兩支半槍

沿浙贛路西行，到江西省的弋陽縣，這裏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的故鄉，他家住在縣城東北的漆工鎮。方志敏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犧牲在蔣匪屠刀之下，家中只留下年邁的老母、妻子、兒女等六人，擠在一個小茅庵裏，靠烈士長子方榮松打柴渡日。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解放了弋陽以及浙贛等廣大地區。他們十五年的地獄生活，才最後宣告結束。

可惜的是。車子不息地進行，我們急着要趕隊伍，沒有來得及拜望烈士的故居。據江西日報趙楹、馮健同志談：方志敏同志家裏先後被蔣介石匪幫燒了十三次，每當閩、浙、贛人民因忍受不住蔣匪壓榨而有所行動時，烈士的家屬便被監

禁起來，恫嚇、拷打。

『提起這十五年來的地獄生活，我憤慨萬分！』烈士長子方榮松說：『現在我們人民自己的隊伍又回來了，我們要馬上組織起來，幫助解放軍打到廣東去，打到台灣去，爲爸爸報仇，爲全江西，全中國無數死難的同胞報仇！』

贛東北的人，很少不知道方志敏同志是靠兩支半槍打天下的。一九二七年春天，方志敏同志被叛變革命的江西『省政府』禮送出南昌後，便接受黨給予的任務：回到漆工鎮恢復農民協會，領導農民鬥爭。當時參加領導的，還有現在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方志純等同志。起初他們祇有三支槍，其中一支是壞的，故稱『兩支半槍』。以這爲基礎，逐漸成立了農民游擊隊，用戈矛、梭標、土槍與敵人搏鬥，壯大了自己。逐漸建立了贛東北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第十軍團。到一九三四年，志敏同志率領『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途中國民黨匪幫以七倍於己的兵力『圍剿』，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突圍時不幸被俘，是年七月慷慨就義。臨死時猶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共產黨一定成功！』『中國革命一定要勝利！』等口號。

於今還殘存在祖國土地上的蔣匪們記着：一個方志敏死了，千百萬個方志敏已經站起來了。

讓你們和你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在人民的勝利聲中死亡吧。

三、勝利話『八一』城

南昌——這是一座歷史的名城。她是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

二十二年前，朱德總司令、賀龍將軍和故葉挺將軍，在這裏舉行了有名的『八一』起義。一位當時在朱總司令部下當營長的同志告訴我：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早晨，張發奎在南昌以北百十里的馬迴嶺車站，企圖把軍隊往北拉，開向九江去投南京蔣介石反革命政府，葉挺將軍則把隊伍向南帶，和朱總司令、賀龍將軍會合，先攻佔北面與南昌隔江相對的牛行車站，再進入南昌，把朱培德的反動武裝打得稀里嘩啦。次日直下贛東南，攻臨川（撫州），進取福建省的長汀，縱橫於閩粵贛廣大農村，最後，在井崗山上和毛主席率領的部隊會師。從此，穩定了今日強大無比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底根基。

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曾經寫下光輝一頁的南昌城，於今年五月宣告解放。

這裏的人民，立即把那條以充滿着血腥氣，齷齪萬端的招牌——『中正』爲名的
大路，改成『勝利路』，把路北那座橫跨贛江上的大橋，改稱『八一鐵橋』，把
百花洲對面的湖濱公園，稱爲『八一公園』。

在今日的南昌，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佳句而出名的滕
王閣，已經沒有了。方志敏同志一九三七年七月壯烈就義前，怒斥蔣家匪徒的
豫章公園中山紀念堂依然存在。『法西斯國民黨用種種威迫利誘的手段，企圖勸
誘我們投降。』方志敏同志說：『你國民黨是什麼東西——一夥兇惡的強盜！一
夥無恥的賣國漢奸！一夥屠殺工農的劊子手！我們與你們反革命國民黨勢不兩立
的，你法西斯匪徒們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絲毫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的
信仰，是鐵一般地堅硬的！』大義凜然，與日月同輝萬世。這位革命巨人，即使
在死的面前，也還說這樣的話：『我們是共產黨員，爲革命而死，毫無所怨，更
無所懼，只有兩件事使我們不能釋懷！作過某些錯誤，但經黨指出，莫不立刻糾
正，我們始終是黨的正確路線（按指以毛主席爲代表的路線）的擁護者，是馬克
思、列寧竭誠的信仰者。』『我們堅決相信在國際（按指過去的第三國際）和中央

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必能在不遠的將來得到全部成功！」（見志敏同志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寫於反動派南昌軍法處囚室中的遺囑）。充滿着對人民解放事業無限的忠誠與責任感，洋溢着革命者的偉大氣魄與樂觀精神。

我們的烈士在同一的遺囑中寫道，他準備越獄，『不能成功則堅決就死』！在這個時刻，他只有一個希望：『爭取千萬個被壓迫的工農士兵羣衆到黨的旗幟下來，很快的實現黨所出「創造一百萬強大的紅軍」的口號』。以便最後衝毀國民黨法西斯的血腥統治，達到獨立自由的新中國的建立。

今天我們可以告慰我們的烈士了。我們黨、我們全中國人民，已經在自己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領導之下，建立起了數百萬無敵於天下的正規軍，並且開始建設着自由、獨立、統一、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您安息！

在今年『八一』，『南昌』人民曾經舉行了一次有意義的紀念會，先烈們的家屬多被請來，爲自己的親人不惜以鮮血和頭顱爭取來的革命事業底勝利而乾杯。方志敏烈士七十三歲高齡的老母親，被扶進會場，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

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同志，立即趨前問候：『我就是式平，你還認得嗎？』方老太太興奮得聲音都有點顫抖了：『沒想到我能活下來見到你們！』與烈士家屬同行的，還有第三野戰軍政治委員饒漱石將軍的父親饒思誠老先生、方志敏親密戰友李長先等人。饒老先生感奮地舉起酒杯說：『今天我們已經擺脫了黑暗，見到了光明，心內非常高興！』他與全體烈屬、軍屬互勉道：『我們要在建設人民民主的新江西，人民的新南昌中，在生產以及各方面工作上，起模範作用，永遠保持我們光榮的稱號！』

四、毛主席住過的一座樓

一個夜晚，我們來到了江西的第四大城——吉安。這是文天祥、歐陽修的家鄉。在月亮下面，有人指點我看贛江中間王陽明曾在那裏講過學的『白鷺洲』。而我們在『吉安日報』借住的那座樓，十九年前毛主席曾在這裏住過四十九天。第二天搬到前方政治部時，才聽方德同志講起，興奮萬分。據一位那時候的少年先鋒隊員告訴我，大概一九三〇年陰曆八月，毛主席帶領一部紅軍，攻佔了吉安縣城，到十月才撤到贛江東岸的東鼓山。後來在贛東南瑞金一帶建立了中央蘇

區。他說毛主席那時常在那座樓上開會。『都討論些什麼？』我問。『他除對老百姓有利的事，還討論旁個什麼？』少年先鋒隊員好像嫌我太缺乏常識似地這樣反問着我。

毛主席的名字在這一帶人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時常可以聽到有人親暱地稱呼着『毛澤東』！像數說着家人行踪似地，說他什麼時候從這裏走過，在那裏住過，甚至說過什麼話。我在祖國廣闊的大地上走動着的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我國人民是如何地用深摯的感情，擁抱着自己的領袖——我們親愛的毛主席。

一九四九年秋向廣東進軍途中。

江西農村小景

在丘陵起伏多石的大路上，不時來往着挑擔子的人，其中大部是穿着土藍色粗布衣的婦女，赤足露腿，挑着八、九十斤重的擔子，健步行走，一點也不落在男人後面。遠處是一個村莊，桐杉成行，房屋多作祠堂式，在褪色的牆上，留下不知經過多少次塗來抹去的標語口號。村邊是個污水池塘，水牛泡在那裏面洗澡，這時一個癩痢頭小孩猛然吼叫一聲，水牛不爲所動，却把旁邊小池塘裏的一羣小鴨嚇得不輕，呷呷地跑上田徑來。那裏是一條被砸死的青蛇，螞蟻在牠身上爬行。田徑那邊是滾滾的贛江，一排排杉木正順流而下，北經鄱陽湖而入揚子江，行銷南京、常州一帶。

這便是江西的農村。

起初，我們沿鐵路線進入贛東，因爲車行匆匆，沒有看到更多的東西。後來，隨軍徒步行進於贛西、贛南剛解放的地方，一幅農村被蹂躪後的災難圖，便呈

現在眼前了：遠望一座完好的房屋，走到跟前一看，大門洞開着，屋子裏長滿離離的青草；田園成片成片地荒蕪着，村莊裏人烟稀少；缺乏營養的婦女，操作着過度的勞動。這種景象，離開公路線走時，尤爲明顯。這都是國民黨匪幫施行『德政』的結果，在它統治江西的一、二十年間，全省人口由原來的二千一百多萬減少到一千三百萬。這種人口急劇的減少，是由於以下幾種原因造成的：（一）國民黨匪幫爲鎮壓江西人民爭自由爭生存的鬥爭，曾不惜採取血腥政策：僅零都縣東部一個小村——上保村，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四那一天，就被反動派殺死了五十三個青年人。這樣的例子，在江西農村裏，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革命故鄉瑞金縣原有三十三萬人，現在只剩下十八萬人了，其中許多是被國民黨匪幫直接用槍挑、刀砍、活埋的。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匪幫在瑞金進行過三次大屠殺，被難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二）蔣介石匪幫無止境的徵兵、徵糧、徵稅，帶給江西人的災害，也是難以數計的。爲了扼殺人民的反抗，便於它無止境的榨取，匪幫更實施所謂『併村政策』，把在較偏僻地方的人民，趕到交通路線兩邊，把小村併入大村，然後用『連環保』、『連坐法』，逼使人民就範，任其宰割屠殺，

大量的壯丁被拉走了，留在村裏的老弱婦孺，得用強度的勞動，來支持蔣匪軍名目繁多的『軍費』，還要用大量穀子去向『國軍』繳納『槍費』，不然就以『逼匪』論罪，逼得人民賣兒鬻女，餓死他鄉。（三）蔣匪苛政，逼使江西廣大農村的人民，陷入半饑餓狀態中，極度的營養不良，一旦有了疾病，便成十成百地死亡。這是血債啊！蔣介石一手寫下的血債！江西人民，永生永世都不會忘却的。

我在江西農村行走的時候，常看到這樣的情景：解放大軍從贛西的安福縣，沿着吉安到贛州的公路南進，一路上又是汽車，又是大砲，逗引着許多老鄉放下鋤頭、擔子來看。

『這個樣子，白軍（指蔣匪軍）再不會回來囉！』我在遂川縣城南六十里的羅田鄉歇腳的時候，一個叫林慶雲的老頭對我這麼說，他是經過審慎底觀察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那時正站在一條木橋上；橋的那頭擠着好多人，在興緻勃勃地數算着過路的牲口和大砲。二十多天以前，蔣匪二十三軍還在他村裏駐紮，抓丁搶掠，把老百姓都嚇得藏到山裏去，陰曆第一個七月十六解放軍一到，那些白匪們拔起腿就跑，聽說到了廣東的南雄，被那裏的老百姓幹掉了不少。開頭到羅田村

來，只有幾個解放軍，是押俘虜的，待老百姓真好。起先是老頭子回來，接着是些三四十歲的壯年人回來，隨後年輕人、女人和小孩都回來了，村子馬上恢復了生氣。現在，興奮地看見人民自己有這樣的強大的武裝，向前進軍，便把那副應付舊日統治者似乎是順從，又似乎是冷淡的態度全都拋掉，自由自在地說笑着。後來，他們圍着看我帶的毛主席像，天真地叫起來：『真是好福氣咯！』一個叫劉觀田的壯年農民來晚了，要我把貼毛主席像的本子重新掏出來給他看，興奮地說，他年輕時見過毛主席，『以前好瘦咯！』那時，紅軍還小，從他們村東邊通過，『這陣子好囉！』

從萬安潞田街到遂川城那天，在路上我遇到一個蘇區時代的老紅色游擊隊員馬從柏，他是雩都縣上保村人，紅軍長征時，他留在地方上，國民黨反動派把他全家子十口人殺了六口，哥哥出走了，老母餓死了，老婆被反動派霸佔了，自己被抓到九江坐班房。後來他一個人逃到贛江西邊的泰和縣馬家洲開荒地，打算今年收罷秋回雩都去參加工作。十多年來，他沒有忘記過革命，因為毛主席和張聞天同志在蘇區時代，曾寫過文章說：『我們一定要勝利！』這話給予他以勇氣和力量。抗

戰初期，閩、浙、贛、粵一帶的紅色游擊隊改爲新四軍，他接受黨的任務做組織工作，後來部隊北撤，他被留在江南直到現在。像這樣的人，在江西農村裏，隨處都可以看見。老紅色游擊隊員馬從柏告訴我，解放前後，馬家洲好多老同志就幹開了，配合解放軍，收繳反動武裝的槍支，現在已經繳到二百九十三支了。在我們走過的地方，在泰和縣一些有工作基礎的村子，牆壁上還留着紅軍時代的標語：『反對帝旺（國）主羲（義）瓜分中旺（國）！』『優待白匪軍俘虜！』『擴大工農紅軍！』這是鬥爭的標幟，它將永遠地、永遠地記載着革命故鄉人民英雄底史蹟。

江西，本來是個富饒的省份，過去除了大量穀米出口外，茶葉的產量極大，全省有五十多個縣份產茶，種茶的面積上百萬畝，年產四、五十萬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贛茶在國際市場上很活躍，一九一四年曾創外銷三十三萬五千多擔的全國最高紀錄。木材的產量也很大，尤其贛江流域，據僞財政部一九二九年調查統計：全省年產木材三十五萬兩共一千六百萬根，這些木材大部行銷南京、常州一帶。據估計：在抗戰前『西木』每年外銷達十萬兩。至於錫礦，更是舉世聞